

寬宏仁厚，豁達虔誠

張羣傳真

(本文插圖刊第七頁)

●黃天邁(前駐巴黎總領事、駐迦彭共和國大使)

六十年前往事話舊

張羣(一八八九—一九九〇)字岳軍，四川華陽人，一九九〇年(民國七十九年)以一百零三歲高齡在台北逝世。德操風範，留給人們永恆的懷念。那一年我不在台北，我已於一九八八年(民國七十七年)來紐約定居。離台前夕，蒙張羣招宴話舊。我怕他老人家因重聽勞神，不敢多談。張氏意興甚豪，暢敘五六十前往事，並無倦容。張氏與我長官部關係為期雖短，但非比尋常。一九三五年(民國廿四年)，張氏出任外交部長，我正在南洋做駐棉蘭領事。他派專員視察南洋各總領事館及領事館館務。專員回部後向張羣報告，提出書面考評。張氏核定：我俸列名優等榜首，傳令嘉獎，擢升總領事。一個素未謀面的年輕部屬，謬蒙賞識，豈非異數？日後在重慶、南京、台北，我常常張群策勵訓誨。知遇之感，銘篆終生。

當年另一個考評名列優等的是駐吉隆坡領事呂子勤。張羣批示：優等二員俱調升僑務繁重地區總領事。並面諭典職科(人事處前身)科長徐

乃謙：遇缺我調美國金山，呂子勤調芝加哥。事

關外館館長調動，典職科頗費周折。駐芝加哥總

領事葛祖熿到任已過三年，成績平平，應可調部

駐金山總領事鄺光林到任不久，尚無表現，調

動須另作安排。在研議未定部令未發表前，張羣

去職，由王寵惠繼任外長。典職科請示上述人事

調動案時，王氏核定：呂子勤照原案調芝加哥，

我則改調巴黎。事因駐巴黎總領事出缺，迫切需

人接任，駐法顧維鈞大使電保楊光注。王寵惠以

楊不通曉法文，人地生疏，復電不准，派我充任

。同是總領事，金山改為巴黎。王寵惠說是人地

相宜，在我舊地重遊，本無不妥。但結怨顧維鈞

大使，種因日後費隙失和，為王寵惠始料所不及

。

楊光注後來出任駐馬尼拉總領事。日軍攻佔

菲律賓時，楊被俘不屈，壯烈成仁，死後入祀忠

烈祠。顧維鈞第三任夫人嚴幼韻即楊光注遺孀。

鄺光林因另案免職，部派我老友黃朝琴繼任駐金

山總領事。有人自金山回國，與張羣談話時說起

「黃總領事」。張羣尚不知我改調巴黎，還以為

說的是我不是黃朝琴。

艱危中的中日外交

日本夢想實現其「大陸政策」積極侵華。日本最怕我全國統一，成立一強有力的中央政府。中國國民黨揭櫫廢除不平等條約，打倒帝國主義，尤為日本所畏忌。民國十六年、十七年，日本兩度出兵山東，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上。屠殺我軍民，殺害外交特派員蔡公時，造成五三濟南慘案。北伐成功後，東北易幟。日本勸阻無效，加緊侵佔東北陰謀。萬寶山、中村事件連續發生。廿一年，九、一八，日軍突襲瀋陽及附近重要城市。廿一年，東三省全部被日軍佔領。藉口我抵制日貨運動，出兵上海，血戰一個月。又在東北成立偽組織「滿洲國」。我國向國聯申訴，國聯派李頓調查團來華，往東三省實地考察。調查團報告結論：(一)九一八以後日本之軍事動作均無正當理由，不能認為「自衛」。(二)「滿洲國」非真正自然運動所產生，乃日本操縱之傀儡組織。(三)日本違反國際公約，是侵略國。

國聯雖先後議決要日本撤兵，履行國際公約義務，只能紙上談兵，無法對日本制裁。日本態

度蠻橫，終於退出國聯。廿二年，日軍佔領山海關，熱河及長城各口，進犯河北境內，近逼平津。我政府被迫簽訂塘沽協定，劃冀東為非武裝區，雙方軍隊撤退。實則日軍已控制河北，情勢險惡。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自兼外交部長，（接替羅文幹）對日本委屈求全。日本步步近逼，終至求全而不可得。

民國廿三年，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發表聲明，強調日本在華有特殊利益，不容他國干預。他國亦不能以經援、軍援助華抗日。措詞極為狂妄，儼然以東亞霸主自居。同時在東三省立薄儀為「滿洲國皇帝」，一切政務由日人主持。利用漢奸策動「華北五省自治運動」，成立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」種種舉動，已不是地方問題，而成為我民族存亡大問題，局勢極為嚴重。

民國廿四年十一月，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在南京召開。汪精衛遇刺受傷，出國療養。行政院改組，蔣介石委員長兼行政院長，張羣為外交部長。其他各部部长為：內政蔣作賓，軍政何應欽，實業吳鼎昌，鐵道張嘉璈，皆留日學生。此種安排意在透過公私關係，緩和中日緊張局勢。各人瞭解日本國情，可收知己彼之效。同時暗示日本，我方有與日本攤牌——直接談判之決心。這是緩兵之計。外界不明真相，譏為「親日內閣」。張羣受命於危難之際，忍辱負重，分憂分謗，處境極為艱苦。

「弱國無外交」這句話不一定對。但外交無實力作後盾，僅憑舌辯，嚇不走敵人。打撲克牌不能專憑技巧，要有充足的籌碼，否則持久必輸。

。張羣曾與日本友人分析「兩敗俱傷」的後果，日人對我國作戰能力及作戰能否持久，非常懷疑。日本軍酋嘗張跋扈，更不可以理喻。張羣當年對日外交，用「忍」與「拖」二字。政府實行安內攘外政策。內顧無憂，方可全力對外。抗戰勢在必行，但需假以時日。財政、兵源、組訓、武器、裝備、後勤，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準備。「忍」是忍一時之憤，「拖」是以談判拖延時間，多拖一天就多一天的準備。這不是消極，是打太極拳，內功則是積極準備抗戰。

張羣的日本友人如岸信介、吉田茂等，雖為元老重臣，但無力阻止軍酋瘋狂的侵略野心。張羣外長任內，日本駐華大使換了三人，皆二三流外交官，非談判重要問題的對象。民國廿五年，日本未得我外交部同意，竟在成都設領事館。四川民眾羣起反對，日本記者四人先行到達。民眾以為領事已到，羣憤激，將其中二人活活打死。日本企圖擴大事態。張羣當機立斷，以刑事案例及外交方式迅速解決。

張羣親自接見請願抗日學生代表，懇切說明政府抗戰決心。抗戰要錢、要人、要武器，空喊口號無濟於事，政府不能讓愛國青年去充砲灰。張羣勸學生們受軍訓，募愛國捐，隱忍一時，將來必有一天上前線殺敵。張羣坦率真誠，學生們為之感動，作有秩序的撤退，未像過去的鬧事。

提倡朝氣嚴格考勸

張群在外交部提倡朝氣，糾正暮氣沉沉的官僚作風。在紀念週訓話，要同人鍛鍊身體，身體

好自然精神飽滿，做事勤快。人人要做到不遲到、不早退、不積壓公事、不在辦公室看報聊天。張羣有時巡視各辦公室，同人說是「突擊檢查」。常務次長陳介憤於遲到，一天上午九時過後，張羣到陳的辦公室，見陳未到，在辦公桌上留下一張名片。陳介到後看見名片，問工友誰放的名片。工友說：「部長方才來過，名片是他自己放的。」陳介以後再不好意思遲到。國際司第一科程姓科員在下班時間前離部外出，他的辦公桌上堆集公文，抽屜也未上鎖。張羣查到，程員記大過一次。

張羣說部中同人遇長官時，不是作九十度鞠躬，就是低頭走避，或對面若不相識，如同路人，這種現象必須糾正。碰面時可以彼此問好，不必作諂諛式的鞠躬。從張羣訓話的那一天起，同人在部裡遇到張羣時都說：「部長好！」張羣回答說：「你好！」工友也不例外。此種親切招呼為過去歷任部長所未有。

張羣重視駐外使領館工作，關心僑務，派遣專員分赴歐、美、南洋各地區視察。南洋包括英、荷屬地，自爪哇、蘇門答臘至馬來亞，共有兩個總領事館，十個領事館。南洋視察專員是湖南人蕭恩承，英國留學，北大教授。他與外交界毫無淵源，故無人情請託包袱，立場超然。蕭恩承到達棉蘭時，我往海口接船（往年航空尚不普遍）。他一見面就說：「給我十天自由活動，不要為我接風請吃飯，也不要陪我。十天後再來領事館拜訪。」我安置他住在商會招待所，讓他自由活动。據說他訪問了四十多個僑團（同業公會同



①張群（左）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（右）晤談。

②民國五十四年張群（前排左二）訪問約旦時留影。



鄉會等)三十多位僑領，參觀了兩間僑校，兩家報館。十天後他果然來到領事館。他進門後抱拳對我說：「佩服佩服！」我問他印象如何，他說：「八個字：政通人和，口碑載道！」隨後他檢閱館中對外交涉公文，表示滿意。他發現領事館極少行政收入(護照貨單簽證費)，他說：「這樣清苦的館，能有大手筆的作風，了不起！」公事談完，我留他吃飯，歡笑如一家人。他說駐吉隆坡領事呂子勤也做的很好。呂子勤是我的中學同學。

蕭恩承回部後，除呈交視察報告及考評外，與典職科擬獎懲標準。優等總領事以公使存記，遇缺即補。領事調升總領事，甲等晉級留任，乙等調部辦事，丙等免職。最後由張羣親自核定：二人免職，四人調部，四人晉級留任，二人調升總領事。(見前文)

據典職科徐科長說：關於駐棉蘭領事館，蕭專員在報告中列舉工作成果十條，主要為(一)兩年中推動組織中華商會，由五埠增至十二埠，合組「蘇東中華商會聯合會」。(二)領事館舉行擴大紀念週，各僑團派代表出席。(三)消除閩粵兩幫宿怨，團結各僑團。(四)疏導說服僑報左傾記者擁護國民政府。(五)僑界自動發起籌建領事館，呈獻政府(後因我調職擱置)。張羣在紀念週講話時，稱讚駐棉蘭領事館的僑務工作。

談判無功提前抗戰

張羣做了一年零一個月外交部長，(廿四年十二月至廿六年二月)任期不算長。國民政府莫

都南京後，歷任外長任期還有更短的。陳友仁、顧維鈞各做了一個月。黃郛四個月。伍朝樞八個月。任期較長的：羅文幹、汪精衛(兼)各兩年。王正廷三年。外長任期多與對日外交及抗日學潮有關。「王正廷是被學生打走的，顧維鈞是被學生嚇走的。」成爲一時笑談。

張羣調職，因中央對日政策有所改變。九一八後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外交組擴大爲「外交專門委員會」。張羣調任該會主任委員，主持對日外交策略。政府對付日本，原以直接交涉與爭取國際支援雙管齊下。民國廿一年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根據華盛頓九國公約，要日本撤兵，並聲明不承認任何武力造成之領土變更。但歐洲簽約國不予支持。我國派赴國聯的外交代表都是一時著頌菁英，如顏惠慶、顧維鈞、郭泰祺等。雖在國聯打一勝仗，國聯譴責日本。但無力制裁，更無武力干涉。德國納粹崛起，國聯兩巨頭英、法自顧不暇，遂使日本肆無忌憚，日形猖獗。

民國廿四年，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「調整中日關係」三原則：(一)中國承認「滿洲國」。(二)共同防共，日本駐軍華北。(三)經濟提攜(即獨佔市場)。我政府當然嚴詞拒絕。直接談判無功，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最後關頭，仍擬作爭取國際支援之最後努力。張羣調職，以享有國際聲譽曾任國際法庭法官之王寵惠博士繼任外長，以求突破。同時，暗示日本，隨時可與日本決裂。

同年第三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擬定「統一戰線」策略。中共策動「民族統一陣線」，在各地組織「救國會」高唱抗日。民國廿五年，西安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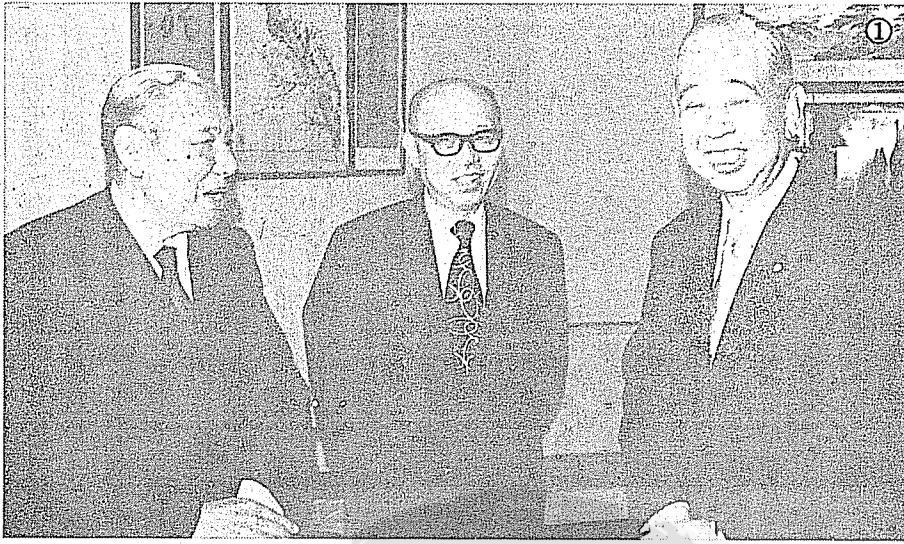
變，中共表示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，請願共同抗日。日本見情勢對日不利，在華北增兵，準備搶先發難。廿六年，七七蘆溝橋事變。蔣介石委員長廬山談話，認爲到了最後關頭。八、一三全面抗戰爆發。我國在準備不充分條件下被迫抗戰。無西安事變也會抗戰，無中共投誠也會抗戰，只不過是遲早問題。準備未完成，空喊口號，使日本警覺，搶先下手。內亂未平，留下戰後後遺症。

第三國際在西安事變時，命令中共不得殺害蔣介石委員長，因史大林認定，唯有蔣介石委員長能領導抗戰，否則中國被日本征服，對蘇俄構成極大威脅。中日戰端一開，日本在東北對蘇俄的威脅消失，中共也可在戰爭中求得有利的發展。這是蘇俄煽動中日戰爭的陰謀。果然，我國八年抗戰，有人坐收漁利，便宜了蘇俄，壯大了中共。

蔣介石堅苦卓絕，領導抗戰，百折不回，直到勝利。挽回主權，收復失地，光復台澎。使「東亞病夫」一躍而躋於四強之林。蔣介石抵禦外侮的奇勳，爲我國有史以來所未有。竟被人一筆抹煞，或被遺忘。唱反調投機取巧的人反被捧爲「民族英雄」，怎不令老兵悲憤填胸！

四川姑爺張家嬌客

張羣在抗戰期間，歷任中央及地方要職，我無機緣追隨，但常蒙接見訓誨。抗戰後期，我由軍委會借調，由外交部轉入軍統局工作。朋友們如葉公超、胡慶育等都不贊成。他們以爲我沾上



① 左起張群、嚴家淦、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合影。
② 張群（左）與魏德邁（右）合影。



「特務」色彩，會影響在外交界的前程。張羣則有不同的看法。他說長年在海外工作的外交官，對國情隔膜，不瞭解敵情，不重視情報工作。我在軍統局工作可以補救這些缺點。吸收情報工作經驗，對做外交工作幫助很大。謠傳張羣對軍統局局長戴笠有反感。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，戴笠遇空難殉職，張羣為重慶各界公祭戴笠時撰文紀念，推崇戴笠對抗戰的貢獻，與美方合作之成功，稱讚戴笠「功績可思，清介可佩。」「反感」謠言不攻自破。

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爭端，成立三人小組：

馬歇爾、張羣（後改張治中）、周恩來。設「軍事調處執行部」，委員三人：美方饒伯森，我政府方面鄭介民，共方葉劍英。我是鄭介民辦公室主任。我陪鄭介民晉見張羣，張羣說鄭介民對付葉劍英，綽綽有餘，要我對付饒伯森。張羣認為軍調部是做給美國人看的。國軍遵守停戰命令，共軍乘機拓展地盤，襲擊國軍，結果一定很慘。不過，讓美國人認清中共不可靠的真面目，也是工作之一。後來調處無功，中共將美國人趕走，馬歇爾繳羽而歸，果如張羣所料。

我來台後，幾度蒙張羣接見。民國五十六



在廣州軍政府任職時的張群。

年，我出使加彭。赴任前外交部為我安排晉見總統蔣介石、副總統嚴家淦、行政院蔣院長經國。張羣時任總統府秘書長，外交部未為我作晉見安排，我自己打電話約時。總統召見後，我去見張羣。張羣問我見總統情形。我說預定與總統談話十五分鐘，結果延長至半小時。總統復賜合影。張羣說：「總統體念你曾經是戴雨農、鄭介民的幹部，對你有親切感。」

我去非洲前夕，張羣招宴我夫婦，並邀外交部長魏道明及夫人同席。魏道明是張羣多年知交。魏道明先後出任駐日大使及外交部長，都是張羣的主張。張羣對魏道明說應當派我去美國或歐洲，派去非洲未免「大才小用」。魏道明解釋，非洲友邦歷年支持我國在聯合國代表權，加彭是非重要據點。其實我去非洲是蔣經國與魏道明商定，在張羣面前不便明言。

張羣戲贈我兩個頭銜：「四川姑爺」與「張家嬌客。」（亡妻與張羣同鄉同姓）張氏用這兩個頭銜勸酒，使我喝了不少白蘭地。魏道明也常以此頭銜取笑。民國七十四年，我從非洲回國，曾去拜見張羣。民國七十六年，張氏百齡華誕，我曾去拜壽。七十七年我來美前曾往辭行，是與張氏最後一面。

張羣養生之道，如「八十自勉歌」的「夜眠七小時，日行五千步。」等等，我都奉行，從未間斷，獲益不少。我認為張氏之所以長壽，靈修也是重要因素。寬宏仁厚，豁達虔誠，非一般狹隘浮躁無修養的人所能做到。至德遐齡，民國以來，一人而已。